

樊朔《智齿》之后  
再续疼痛巅峰之作

# 美杜莎

樊朔 /著

世有一女，艳如美杜莎，  
可倾众生，  
却倾不了心上人。



# 美杜莎

樊朔 著



译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美杜莎 / 樊朔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447-4120-0

I. ①美… II. ①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158806号

书 名 美杜莎  
作 者 樊 朔  
责任编辑 王振华  
特约编辑 田梓汐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译林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  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  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900×1280毫米 1/32  
印 张 7.5  
字 数 100千字  
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4120-0  
定 价 28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# 美杜莎

樊朔 著



译林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美杜莎 / 樊朔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447-4120-0

I. ①美… II. ①樊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158806号

书 名 美杜莎  
作 者 樊 朔  
责任编辑 王振华  
特约编辑 田梓汐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译林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  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  
出版社网址 http://www.yilin.com  
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900×1280毫米 1/32  
印 张 7.5  
字 数 100千字  
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4120-0  
定 价 28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少女乔安娜天生貌美，然而与她亲近的人大多难逃厄运。

终于有一天，她听见有人在叫她——美杜莎。



## 死在远方，死于梦想

2012年夏天，我背着一个大包，独自一个人走过了广州、佛山、凤凰、长沙、北京、天津、济南、泰安、洛阳、西安、武汉、南京、苏州、上海。旅行结束，我坐在上海开往海口的K511次的火车上，想了很多。

我在想，以后哪怕我的身上一块钱都没有了，我也要坚持一直走一直走。

很多人都在喊，青春将逝，再不疯狂，我们就老了。

也有很多人在说，我们要永远年轻，永远热泪盈眶。

可是这个世界，并不仅仅是靠梦想筑成的。

生于尘世之中，有太多羁绊，太多诱惑，太多牵挂，太

多放不开。

像我们这样沉迷于梦想的热血青年，时常会在现实中栽跟头。齐天大圣能熬得过西天取经的漫漫长路，沿途降妖除魔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，到达西天，护卫唐僧取得真经，却难以忍受成为斗战胜佛后每天只能用金箍棒掏耳朵的寂寞。

说直白一些，是这个世界太现实，它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单纯。

而我们的梦想，太脆弱，太善变，太易碎。

我在读古希腊神话的时候，偶然间读到了美杜莎的故事。这个蛇发美女，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我问自己，美杜莎无辜？不无辜？

只可惜，我的道行不够，不足以解答这样高难度的问题。

我只能说，她很可怜。

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美杜莎，她们因为美貌在人生路上畅行无阻。人人皆赞美她们的容颜，人人又怪罪她们的美貌。有句古话说，红颜祸水。所以美貌有的时候可以成为一

种工具，有时也成为罪恶的来源。

我们一直在强调和鼓励，支持所谓的“心灵美”，那么我们是否真的能够看穿一个人的表皮，看到一个人的内心，以此评判一个人究竟美还是不美呢？

在我看来，人心都是调色盘，极难猜透。世界更是一个大的调色桶，鱼龙混杂。

美杜莎是否无辜？我无从得知。

我只是想给那个神话故事赋予另外一种结局。如果美杜莎还有选择的机会，那么她会不会再一次被这个世界的罪恶和残酷吞噬？

她是否能够得到雅典娜的宽恕，开始新的人生？

于是，你们接下来看到的故事，就是我的“试一试”。

在我的故事中，我特别喜欢一个人物，那就是乔安娜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女性朋友——舒姝。她的身上有我们大多数人的影子。

相貌平平，家境平平，际遇平平。

她会爱，会恨，会笑，会哭，会怒，会不甘，会后悔，会偶尔发一次疯。最重要的是，她有梦想。“拥有梦想”可

以是过去时，可以是现在时，也可以是将来时。或许你有幸见到了它，或许你和它亲近过，或许你穷尽这一生，也无法抓到它的影子。

可是，梦想它支撑着我们，纵使伤痕累累，在这个布满荆棘的世界，也要继续活下去。

当你丑陋时，世人可能厌弃你。当你美丽时，世人又怪罪于你。可是，我写这个故事，不是想要告诉你，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而是纵使你知道所生活的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我们的内心仍有微小的希望。

只要我还有一息尚存，我就会一直写下去，我就会一直走下去。因为，我希望我的墓志铭上，将会刻上这八个大字：死在远方，死于梦想。

樊朔

2013年3月14日于海南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乔安娜。”

“年龄？”

“具体忘记了。不过我记得是邓小平爷爷南巡那一年出生的。”

“二十一岁？”

“对对对！”

“还是学生？”

“算不上。”

“那在干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不干。”

“是本地人？”

“你随便写。”

“为什么想不开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还这么年轻……”

“打住！我承认活着很美好，青春很美妙。”

“那为什么想死？”

“因为我该死。我是个杀人犯，一命抵一命，不是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警察终于不再镇定。

乔安娜用手撩了撩头发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包万宝路。她熟练地给自己点上，眯着眼狠狠地吸了一口。

她不喜欢细长的女士烟，没劲儿。她喜欢呛鼻而又浓烈的味道，最好能够让她瞬间窒息。

看着她泰然自若的样子，没有人相信五个小时之前，她站在市中心大厦的顶楼试图跳楼。当时她穿着白色的长裙站在天台上，裙摆和及腰的卷发一起被风拨弄开来。她的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唯有涂成夸张大红色的嘴唇，鲜艳得像是一种

嘲笑。

下面的观众不关心她是怎么上去的，她究竟要干些什么，而是瞬间就被女孩惊人的美丽所俘虏。他们仰望着高楼上的那一抹倩影，虔诚的目光仿佛是信徒对神的膜拜。

乔安娜知道自己很美，任似水流年也不能带走她的一丝娇艳。

就连她此刻抽烟的姿势，同样让人觉得赏心悦目。她盯着那支越来越短的香烟，直到她身体的某个部位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击了一下，有一种迟钝的痛感。

不知道嗜烟者是否都有这样一种感觉：你所逃避的一切，会在你掐灭烟头的瞬间，统统被拉回到现实。

乔安娜时常会有这样的感觉，好像不是她掐灭了烟头，而是烟头掐灭了她。

毫无例外，此刻这种感觉如期而至。乔安娜觉得嗓子有些干，她用那双大眼睛看着那个平头的警察，可怜兮兮地说：“我有些口渴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她很自然地扬起了一个微笑。

随后乔安娜拿起一叠旧报纸，随意地翻动着。年轻的警察无可奈何，起身去找水。乔安娜知道他一定会去的，就像

她永远知道怎样的笑容才能动人心弦，怎样的姿态才能看起来美得不像话，怎样的手段才能制服一个男人。

有一些本领与生俱来，无师自通。

乔安娜根本无心看报纸，她拿起那一堆纸也不过因为她太无聊了。她快速地掠过上面的字，眼神停留在了她修长如玉的手指上。说真的，它们是她最满意的一部分。她可以顶着怨妇似的乱糟糟的头发，可以穿着被颜料弄脏的T恤和宽大的牛仔裤，也可以几个月不洗脸，但是她的手指一定要是干净的。每次她作画前，都会将双手仔细地洗干净。只有这样，她才能自信地拿起画笔，进入她想要的那种状态。

她不觉得这是一种怪癖，艺术家都有自己的习惯与喜好。

翻到某一页的时候，她的手忽然停住了。报纸是两个月前的，上面清晰地写着日期：2012年5月11日。

在那份报纸的最中央，有一条加粗放大的标题：男子持刀杀害国内知名画家。下面是一张被放大的照片。

乔安娜一下子就认出了那双冷漠却异常漂亮的眼睛。那双眼睛曾经多次看进了她的灵魂，而这个人却一直停驻在远处，迟迟不肯走近。乔安娜痛恨这种赤裸裸的审视，更痛

恨的是当他得到她的允许将她的皮肉拨开来后，却不能接受它。

说白了，司徒城就是个混蛋。

乔安娜用手指抠着报纸上的那双眼，此时她已经不在乎这是否弄脏了她的指甲。她讨厌那双冷冰冰没有温度的眼睛，所以她必须要把它们戳瞎，这样她心中的灼热和冰冷就只有她自己知道了。

终于，她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作品，“瞎了”的司徒城再不能让她惶恐不安了。此刻，他又乖巧如初了，仍旧还是那个父亲赠予她的活洋洋娃娃，专属于她一人。

所有想与她亲近的人都喜欢喊她，安娜。听上去就像是英文名字，很洋气。只有他固执地喊她“乔乔”，带着地方小镇的口音，听起来像是“娇娇”。很难听，但是有一种特殊的亲密。

想到这，乔安娜仿佛又听到了他在耳边这般唤她，轻轻皱了皱眉。只是此时，她不能用手打他，用脚踢他，用牙齿咬他，或者是将枕头、遥控器、瓶子等东西摔在他的身上。她只能在心中用最恶毒的语言将他骂了个遍。

司徒城，你受不了是吗？你想以这种方式，从我的身

边逃走吗？你以为只要这样，你就可以获得自由了吗？

司徒城，你知道的。

属于我的东西，我不许任何人拿走。

包括你。

“现在可以说事情经过了吗？”年轻的警察拿走了乔安娜手中的旧报纸，严肃地对乔安娜说道。

乔安娜闻声抬头，用她那双慵懒的大眼睛注视着面前的警察。

她说：“请先听我讲一个故事。”